

最清淡优美的京都风物小说

饮酒。待月。看花。听雪。品茶。拾梅。祈愿。

歲時記

苏枕书

四季轮转，只有她懂得她的流金岁月

季节与季节

起落 冷暖

生死 动静

女子与女子

相遇 相伴

相知 相望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歲時記

蘇
杭
書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岁时记/ 苏枕书著.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11.10

ISBN 978-7-5399-4362-6

I. ①岁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7871号

书 名 岁时记

著 者 苏枕书

责任编辑 刘 霁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 14

插 页 16 P

字 数 200千字

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362-6

定 价 2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献给那位在潭柘寺许过愿的姑娘
献给岁月里那些永远美丽的花儿

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

那些花儿 | 朴树

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
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
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
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
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
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
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
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
她们都老了吧
她们在哪里呀
幸运的是我曾陪着她们开放
她们已经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
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
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

秋

关山	003
白露	020
彼岸	039

冬

山音	057
旅人	075
岁暮	086

春

夜樱	109
鹧鸪	123
梅雨	139

夏

菖蒲	155
观灯	171
生涯	184

终

余篇	199
后记一：静默	207
后记二：山居	208
殊途孤旅——关于苏枕书《岁时记》/吴久久	212
题芦——《岁时记》跋/天笑	214



京都·妙心寺·秋·荻花

Seasons | 岁时记 | 秋

枕草子：秋天是傍晚最好。夕阳很辉煌地照着，到了很接近了山边的时候，乌鸦都要归巢去了，便三只一起，四只或两只一起地飞着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Seasons | 岁时记 | 秋

季语：残暑，夜寒，长月，八朔，干柿，菊枕，流灯，秋扇，蓼花，菱食。

松尾芭蕉：秋深矣，不知邻人作何事？

姜白石：淮南皓月冷千山。

关山

学校四围的桂树结了细细的蕊，沁得半幅夜色十分香甜。图书馆灯火次第熄灭，周遭静寂，有骑车的路人走到她身后也不响铃，而是轻轻挨着她滑过去，含混着一句道歉。

前面樟树下有两个身影，她走近才发现是两位妇人，其中一位提着灯，小束灯光照向繁密的桂树林，她们温柔低唤，咪咪，咪咪。

令她惊讶的是，那一束薄光之中，竟渐渐走来几只猫，缓步趋光而来，安静，有序，熟稔。它们围在灯下埋头吃罐头。

两位妇人俯身细语。

她忍不住走近，以为自己看到梦境。而一位妇人回身摆手，又是鞠躬又是道歉，要她不要靠近，不要惊扰了猫。

妇人用敬语，称作“猫先生”。

她笑着看一会儿，轻轻离开。这一晚无有月色。举头望见瓷青的夜，细细看，浮出一粒星子。一粒，又一粒，漫天星斗。莫非星光落到她眼中尚需时间？

“孟荻，刚回来？”

她在楼梯边看信箱，求人志，本月电话单，披萨店广告，报纸。楼梯上立的女子扶栏笑，面上敷着一团柔泥。

“啊。”她应着，“你做的面膜是什么？闻着好香。”

“面膜不香，是桂花。”陆明指着隔壁院里一株桂树，“听说明天有台风，桂花很可惜。”

她们如今做邻居。

陆明比孟荻来得早。孟荻初来不出一月，陆明已经在京都度过一年。

现在孟荻已经习惯和式楼薄薄的墙板，隔壁居住的情侣私语争执尽入耳底，若是情欲，或者抡拳相向，那么墙板撼动，孟荻最初以为是地震。

也习惯投币的小浴室。会计算时间。濡发一分钟，膏沐一分钟，浣发一分钟，其余四分钟可以闭目安享花洒的热水。叮——时间到。

还有乌鸦。硕大的乌鸦，贴着地面飞快掠过，某一次掳走孟荻的一包炸鸡。孟荻惊骇：京都的乌鸦！乌鸦栖枯枝，秋暮正迟迟——应该是美的……但，它抢我的炸鸡！陆明说，何止炸鸡，你看见每周定点投放的垃圾，不都覆着一张纱网？那便是用来防乌鸦。

陆明叩门，面膜已洗净，皎洁的一张脸，她来孟荻屋中坐一坐。

六叠大小的卧室，孟荻坐在榻榻米上翻书。陆明说，应该买一张床。

窗外哪一处江户风铃叮咚作响，夜气里灯光漂浮，窗台枕边堆着书籍。孟荻扶额问：“今天晚上在学校看见一群流浪猫自桂树丛中趋光而至——这一句该怎样翻译？”

陆明想了想：“桂树丛中趋光而至……可以不这样文绉绉么？我的日文还不够写这样的句子——哎呀呀，你这要给谁写情书么？”

孟荻面上一默，壁上细细瘦瘦是她的影子。煤气炉上水壶咕嘟咕嘟响，她起来倒水，两杯茶，小纸筒里是国内带来的头茬玫瑰，未曾提取过精油，温柔香气扑面而来。陆明只是随口一说，不想孟荻怔忡不语。陆明低头喝茶，孟荻笑说：“以后一定要会用日文写这样的句子——”

陆明腹诽：非要用日文写？

她们习惯夜中出门，到居所附近的便利店买零食。

星星比方才愈多。琵琶湖疏水道的流水，桥畔爬满青藤，开着牵牛花。孟荻说，朝颜夜里也开花。

陆明在木板墙的杂货店买烟。杂货店老板是个很胖的中年女人，坐在木头窗里的藤椅上，眼镜滑到鼻梁上，浓眉，厚唇，粗圆的肩膀。孟荻刚来时在这里买报纸，手里捏着一张五千日元。女人抬眼，冷冰冰道：“不找。”孟荻手忙脚乱找出一张一千，女人连眼都不抬：“找不开。”孟荻倒吸一口凉气，好容易摸出几枚硬币，这才买得报纸。孟荻对陆明说，那可真像巫婆啊！陆明笑，那可不止一个，有两个。孟荻疑惑。后来一天，见到木头窗下赫然坐着两个女人，齐齐的眼镜、浓眉、厚唇，连表情都很相似。孟荻一惊，才知道巫婆也有双胞胎。

“你怎么老在巫婆家买烟？”

“你不觉得巫婆很有意思么？”陆明笑嘻嘻。

孟荻不喜欢女子吸烟。但不反感陆明。陆明肩发半垂，打火机的光亮映了半面，青烟细细起来，陆明抬手挥了挥，就这样掐灭了烟，也不见她吸。

“熬论文的时候闻见烟味会很精神。”陆明在文学部读硕士。

她们从便利店买了关东煮和冰激凌。回来时杂货店门板已经掩上。

“巫婆回家修理扫帚去了。”陆明说。

又一日。

“住处是一座二层小楼，房东很和气，英语说得不错。六叠大的卧室，推开窗能看见东山如意岳的大文字。明年夏天就可以看到五山送火了罢。北白川的流水呀，当初傅芸子^①先生就住在这里啊。最近空气里总是弥漫着桂花香气。前天晚上从学校回来，看到一群流浪猫，从树林里走出来，沿着一束灯火……”孟荻最终放弃了那个文绉绉的长句。

太静的午后，秋阳落在窗台上，流光似乎有声音，乌鸦一动不动

① 傅芸子，北京人，著名戏曲理论家傅惜华之兄。1932年赴日任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讲师，主讲中国语言文学。曾住在北白川之畔，故有结集作品曰《白川集》。

伫立屋檐，对面紧贴着又一栋楼，晒台上晾满衣物，万国旗一般飘摇。她看清了那枚江户风铃，白瓷，没有描花。竹帘内人影憧憧，有人低声交谈，语笑晏晏。

她已经很久没有给老师写信。其实她先后只给老师写过三封信。

去年秋天她游荡到北京，在外国语大学的日语班上课。高级班一共二十个学生，后来越来越少。

她已不记得去年秋天时的混乱，何以在毕业前夕从重庆到了北京，蜗居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。女友陆青野已经在京居住数年，她说孟荻，你可以过来住一段时间，城市太大，足可淹没个体，由此获取安全感。

初到北京，青野邀她去听一节课。她从住处过来坐错了公交车，赶到教室时课已开讲，她悄悄坐在后排，有些尴尬。抬头看见台上讲课的有两人，一个是宋熙明，一个是青野。宋熙明主讲近代日本学人中国游记。青野坐在他身旁，为他整理图片，稍作补充。宋熙明有时候会停下来，含笑望向青野，青野便温声接续。孟荻恍惚，她记得数年前青野一痕苦笑：“我还是不要再想起他罢。”青野终于修成正果，孟荻不知道是倾慕，还是惘然。

不久后的地坛书市，青野与她一起去。漫漫秋阳，她们从这一处逛到那一处，有学生推着铁皮车买廿四史。孟荻觉得喜悦，亦有不知来处的伤悲。她忽然说青野，你现在真好。

那一年青野在黑暗中奔蹈，父亲尚未出狱，母亲犹在病中。青野在日语培训中心反反复复教五十音图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方向，失眠，消瘦，浑身唯一有光亮的便是一双眼睛。彼时孟荻还在读中学，她也以为青野是没有希望的。某一个冬天青野终于去了北京，她坐火车离开，带走书籍与衣物。她在北京有一个宋熙明。

此一刻彼一刻，每一种艰辛、交付，孟荻觉得步履维艰。

书市的最后还是很快快乐，她们提了满手的书，在地坛附近的小店吃中饭。厅堂内满是穿校服的中学生，挤挤挨挨买饭。

“快要迟到了。”孟荻惦记下午第一节精读课。

“是罗瞻老师？他脾气很好，迟一些没关系。”青野安慰，“我下午也要去学校。”

午间的晴光，紫薇柔枝上的花团还没有凋尽。她们抱着极重的书在人群之中追赶公交车。孟荻鬓丝散乱，大口喘气：“真的要迟到啦！”

就这样一头闯进教室，原想从后门蹑足潜入，岂料后门闭锁，唯有咬咬牙，叩响前门，垂首道歉。她两肩微敛，双手拎极重的书袋，额上有汗水。

开门的老师面上有笑容，那一时孟荻没有抬头，却感觉那笑容分明有温度。教室里学生稀稀落落，有一位正站着做自我介绍。

她提着书袋躲在教室角落的位子，老师却喊她名字：“孟荻，下一个是你的自我介绍。”

她大学专业是莫名的经营学，所学日语不过皮毛，口味偏僻，爱读旧时小说，夏目漱石，藤泽周平，山崎丰子，她看的只是纸上文字，哪里会组织长句？

“我叫孟荻。”第一句便开始磕绊，迟疑间重又用敬语。老师微笑颌首，说最简单的句子就好，不必敬语。

“……我今年二十岁。在重庆读书。大四……”

马上有同学问：“孟桑为什么逃课到北京来上日语课？”

她语噎，愣怔，难道说逃避，散心，获取安全感？而后笑答：“我们大四已经没有课。我不想找工作，于是过来上课。”

“孟桑真厉害啊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今天迟到了。因为刚刚从书市回来，书市的书真多呵……”她缓缓抬目，用最简单的语句表达她的喜悦，她看到了老师的眼睛，老师在微笑。

“孟桑的书很重——孟桑很喜欢读书罢。”老师含笑颌首。

“罗瞻老师？他脾气很好……”孟荻想起青野说。

有时候她会把邮箱翻到去年的时候，第一封，她交作业。

每一堂课都有一位同学做日语演讲，限时三分钟。

她第一次说的是百物语。

她磕磕绊绊讲浅井了意的《御伽婢子》，又说瞿佑的《剪灯新话》。词汇贫乏，只能在黑板上写汉字。同学们相顾茫然，孟桑在说什么？她仓皇，蓦地望见老师，老师唇边噙着微笑，目意温和，示意她继续说下去。她敛目，又说百物语的游戏如何玩耍，如何要摸黑走过漫长幽暗的回廊，如何要在镜前吹灭一枝蜡烛。她亦在漫长幽暗的廊中行走。她噤嘴，归于沉默，她不知如何继续，只有阙如。

老师替她补充。接下来的半节课，老师从森鸥外的《百物语》说到江户风俗研究家杉浦日向子的《百物语》，她赧然于自己一层浮薄知识。而这半课只是为她而讲授。窗外投来的阳光倾在地面上，仿佛一汪一汪的潭水。风移影动，她盯着一汪金色的潭水，被这一种触目的温柔刺痛。

每一个学生的演讲稿老师都要修改。

那一晚孟荻绞尽脑汁，如何在作业之外说一句感激，感激老师半课的百物语。

老师当晚就有回信，红色标注讲稿中语法欠妥之处。末了评语亦是中规中矩波澜不惊的一句：孟桑知识面较广，掌握语法之后，孟桑可以阅读更多感兴趣的书籍。

第二封信依然是交作业。

第三封。

十二月孟荻离开北京，回重庆期末考试。日语班的课还没有结束，她给青野电话，请她向老师告假。

“你也真是认真。”说者无意，青野笑她，“你们那日语班不是只剩几个学生了么？不去没有关系。”

不去没有关系，她不过是老师最普通的旁系学生。

她也觉得无稽，扶额自嘲，何须这句告别？

“我还是帮你说一声。”青野道，“高级班的孟荻回校考试，以后不来上课了。”

“哎——不要。”她急忙阻拦，“不说也没关系。”

她情怯。

回重庆期末考试完毕，女友陈青惠去北京考研，她的爱人在那里——都是有希望，有奔头的人。

孟荻不知道除了考研还有其他什么可做。而她终归是盲目的，经营学专业课考得一团混乱，不想找工作，连简历也不做。

整个冬天她为兄长孟琨那边的一家出版社做插图。对照图谱用毛笔勾画植物。她是半途出家的画匠，对照皮埃尔-约瑟夫的画作又惭愧不堪。

在植物园工作的兄长孟琨曾对她说，你但凡专注一件事，从基础入手，不必旁逸斜出。如此潜心钻研，有了十年功夫，必有所得。

十年——那么长，她咋舌。

她盘算十年之中她要游历、阅读、婚嫁、生子，哪一件事可让她毫不旁逸斜出地专注十年？

除夕夜，她突然想给老师写信。

“近来状况也无聊，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，便连信也不敢写了。经过的年月一多，话更无从说起，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，却又难以下笔，这样的一直到现在”，这是她读过的悲伤的句子。

因此无论自己近况多无聊，她都决定给老师写一封信，用她磕磕绊绊的日文。

拜启 罗老师：

是新年夜，祝福您节日快乐。

我总是要想起秋天在日语班的每一天，感激您的教诲。此后匆匆别去，十分失礼。

今年我将要毕业，目前的打算是为家兄画植物图谱。

每当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就会想起老师您。

孟荻

她想老师看到这不知所云的信件是否会错愕、摇首？因此最后发

出的只是一句话：

老师：新年快乐。

去年秋天有一节课，她手边有一册文库本，夏目漱石的《其后》。昏昏欲睡的午后，阳光掩映的树影扑簌簌投了满墙，微风掠过，听着仿佛是在下雨。

同桌心不在焉玩手机。老师讲到石川啄木的《一握之砂》，石川啄木是明治时代的歌人、诗人、评论家，一生坎坷，贫病早逝。

周作人译过他的诗，老师选出几首。她很想说，呀，那一册书，我刚在地坛书市上买了呢。她抬头望着老师，老师的目光注视着书本，又温和注视着众人。她面上微微烫起来，觉得喜悦，很想说，老师，我刚读过石川啄木，我也很爱那一支：

在东海的小岛之滨，
我泪流满面，
在白沙滩上与螃蟹玩耍着。

不能忘记那颊上流下来的
眼泪也不擦去，
将一握砂给我看的人。

对着大海独自一人，
预备哭上七八天，
这样走出了家门。

一夜里暴风雨来了，
筑成那个砂山，
是谁的坟墓啊。

没有生命的砂，多么悲哀啊！

用手一握，

悉悉索索的从手指中间漏下。

同桌推推她，给她看手机上一张自拍照片，低声问：“这张好看么？我发给男朋友。”她低头扫一眼：“好看。”

老师忽然笑问：“孟桑在说什么？孟桑也看过石川啄木么？”

她极窘迫，迟疑着起身，抬手掠鬓——她鬓丝整齐，不过是紧张。她挨着桌子立起来，点头，看过的。我也喜欢。

老师长长地“哦”一声——他是故意的么。她不敢想。她双手抵着书，脆薄泛黄的书纸，这所外国语大学的旧教材。她不能够抬头，不能够直视老师。她小声说，石川啄木很年轻啊……金子美铃也很年轻就过世啦……

她想老师大概会喜欢这些，会略略惊喜地露出微笑：“孟桑知道的很多呀。”

下课时老师踱步而至，忽而看到她桌边的书：“也看《其后》？”

“嗯……漱石的书里，最喜欢的是《其后》与《我是猫》。”

“文库本啊，是在旧书店买的？”

“嗯……潘家园的旧书摊，文库本十元一册，仔细找的话，能发现很不错的书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啊。”老师拿起那册书翻了翻，“以前读书的时候，京都每周一都有古本市，所有的书都是一百日元一册，如果孟桑去了，会很喜欢的。”

“啊，老师在京都读过书么？”

“嗯，读书时的论文，写的就是漱石。”

她应该很欢喜，上课铃骤然响了，她依然垂着眼帘，只看见老师的一截羊毛围巾。京都的古本市——老师也是书蠹罢。

只是这第三封信没有回音。